

夢想成大

一日油行

成大工設系/譚志仁

成大的榕園旁邊的規劃與設計學院，是成大神秘的一角，那裡的學生都在學什麼、忙什麼，可以天天都不睡覺到底都做了些什麼？那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行事有些刻意與眾不同，雖還不是很成熟，但我們都想像自己未來帶領著什麼前進的景象。

工業設計系，大四的學生都有個畢業專題，是一堂沒有任何限制，叫你自己分組選題目做一個設計，無邊無際，每個人畢業時做出來的設計都不同，但這可以說是四年沈浸在設計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大挑戰。

2013年，夏天暑假時，學生們便開始向內探索自我、向外探索世界，試圖找出一個，不會令自己後悔的設計題目。畢竟，這是最後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，能花一整年，做自己喜歡的設計。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儘管它是每年系上的例行公事，但對每一屆大四學生，都是第一次，是我們畢業前的最終檢驗。

設計並非如想像中得高不可攀，或只求美的表現不求實際，往往最好的設計，都是始於生活當中，而大四那年我與團隊就選擇了生活的初始，「食」作為畢業設計的主題，吃東西確實當之無愧是生活最原始的面貌，那什麼東西又是每天每餐都少不了的呢？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，是中華民族的飲食基礎，而其中最引我們好奇的，是「油」，說也奇怪，油到底是怎麼製造的？油感覺雖重要，但我們對他卻不了解，團隊裡共同的經驗，就是家中往往都會買大罐狀的沙拉油，然後一用就是一年半年，無論煎蛋炒菜都用這一罐，多麼方便，但這樣的習以為常，使我們更加深入去了解「油」。

然後「一日油行」就這樣誕生了，那時候臺灣社會還沒有油品食安事件，我們只是想好好探詢「油」的故事，油從何而來，油的科學，油的重要性，油怎麼吃最理想，各種問題不斷冒出，最後在這一年當中，我們企圖將「製油」這件事，變成家裡生活的一部分。光是為了實現在



家製油，讓我們在半年內製作12台榨油測試機，無數個深夜在工作室討論，也探詢許多嘉義雲林一帶的油車間（傳統製油工坊）。

製油的工法有許多種，每種製油原料所適合的工法也不同，臺灣存在許多老油廠，在1960年代引進化學提煉工法之前，臺灣人吃的油都多半是從這些傳統油廠而來，而1960年代之後，因競爭不過化學提煉的效率，於是這些老油廠逐漸式微，最後僅零星分布於臺灣中南部，以雲林、嘉義最多。

一日油行認為這些油行的傳統製法，必定有它的道理，必定有它值得被保留的價值，相信這種傳統，所以深入研究，也漸漸愛上這種粗獷豪邁的製油法，比起化學精煉，它多的是一種堅持，有點老派，有點不知變通，有點原始，不怎麼聰明，製油廠的師父話不多，不會高談闊論或者與其他製油業比較，只是扎實的、投入於眼前

的工作，現場撲鼻的麻油香，已經說明：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工法。

於是一日油行企圖將這樣的工法，改良成適合廚房使用的大小，適合普通人操作的流程，企圖讓「在家製油」這件事情成真。

在大四畢業設計結束之後，「一日油行」的故事也漸漸持續發酵，一來是臺灣用油的環境逐漸暴露出來，二來是，畢業後我實在有太多想法想讓自己的設計變得更好了，於是，一日油行從原本「在家製油」的簡單目的，演變成「讓人們掌控自己的用油生活」，一個思想的萌芽是足以令人畏懼的力量，原本安分的自我在也無法靜下來，驅使我開始繼續打造新一代的設計，試著去改變這個在用油上沒有選擇的社會。

雖然以產品作為核心，讓人擁有可以自己掌控一切的製油機，一日油行花了許多時間去尋找臺灣的製油原料，沒有好的製油原料，空有製



油法也是徒勞，所以便開始了一連串與小農、有機農打交道的過程。

夢想的開端是如此，起初，是一個立意良善，自我檢視的過程，漸漸變成一場，無法退出，只能繼續前進的旅程、戰鬥。當你決定做一件事情，一件你真的很想做的事，只好躲起來，廢寢忘食地做，專心一致地做，我相信這種癡狂的力量，也就如同設計系大學時期被灌輸的信念一般，一邊創造物品，一邊與安靜為伍同時探索自我。開始做之後儘管進度緩但，需克服的、須重新了解的事情、工作量都已不同於還是學生時期，但還是一步一步的前進著。

由於沒有任何實際工作的經驗，這時候的我們只剩下熱血了，不會的事情就多問，沒經驗的事情先做再說，是一個一邊探索，一邊搞清楚狀況，一遍咬牙企圖往前走一小步的過程。細細數來，這一年間做了多少事情？我們成立了一家公司，無數個學習硬體加工技術，並已經習慣被人拒絕，被廠商洗臉（教導），被前輩洗臉，慢慢認識會計的工作，專利的工作，製造的工作，製油原料種植的工作，物流的工作，行銷人員的

工作，業務人員的工作，工程師的工作，此外，學習個人時間管理，努力鍛鍊心志同時進行著。時間過的飛快卻又緩慢煎熬。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已經走到哪裡了。

挫折，不確定性，如每天用餐一樣頻繁，最初抗拒、受挫、停滯，最後痲痹、正面對決，慢慢穿越無數小困難，漸漸累積。如同春上村樹著名的一段：「有時候所謂命運這東西，就像不斷改變前進方向的區域沙風暴一樣。你想要避開而改變腳步。結果，風暴也好像在配合你似的改變腳步。你再一次改變腳步。於是風暴也同樣地再度改變腳步。好幾次又好幾次，簡直就像黎明前和死神所跳的不祥舞步一樣，不斷地重複又重複。你要問為什麼嗎？因為那風暴並不是從某個遠方吹來的與你無關的什麼。……你能夠做的，只有放棄掙扎，往那風暴中筆直踏步進去，把眼睛和耳朵緊緊遮住讓沙子進不去，一步一步穿過去就是了。那面可能既沒有太陽、沒有月亮、沒有方向、有時甚至連正常的時間都沒有。那裡只有粉碎的骨頭般細細白白的沙子在高空中飛舞著而已。要想像這樣的沙風暴。

而且當然，你是要實際穿過那東西的。那



激烈的沙風暴。形而上的象徵性的沙風暴。不過雖然是形而上的象徵性的，那東西卻同時也像千把剃刀般會銳利地割裂肉身。無數的人將會浴血其中，你自己也可能會流血。溫暖而鮮紅的血。你的雙手將沾滿血跡。那既是你的血，也是其他人的血。

而且當那沙風暴結束時，你可能還不太能理解，自己是如何過那風暴活下來的。不，甚至不太清楚那風暴是否真的已經走掉了。不過只有一件事你可以確定。那就是從那風暴中走出來的你，已經不是踏進去時的你了。」——海邊的卡夫卡。

這一段話，像極了我生命中的許多橋段，像極了一日油行現在試圖去做的事情，這樣的橋段時常出現，以致每次有人要與我並肩作戰，挑戰困難的事情，我都會重複提起這段話，我們就是筆直穿越沙風暴，這樣做就對了，特別的鼓舞

我自己，說給別人聽同時也是說給自己聽的。就如同對話中是由不存在的角色「名叫烏鴉的少年」對田村卡夫卡說的。

當然讓設計變成商品是一條漫長的路，驕傲自己這樣選擇去做，但常常也提醒自己還差得遠，遇到更多失敗也要撐住，不然真的困難的走不下去。「可以失敗，但絕不放棄」會貫徹這種中二信念的人很少，但如果說，Elon Musk 就是這種人，還真的會起雞皮疙瘩，因為當他說他會這樣做，那不會是說說而已。

一日油行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，我並不知道，自己設計的產品能不能走到市場也還不明朗，更不用說會不會被市場接受，長大的過程中，心裏身體會自然而然地避開會失敗的路，而現在卻是去走一條看起來最困難的路，但不走過去還真的不知道會有什麼。